

人際敏感度：權力差異與不同社會角色期待的效果探討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power differential and different social role expectations

林怡秀與李怡青

Yi-Hsiu Lin & I-Ching Lee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系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文章即將在教育與心理研究，34 期出版

逐頁篇名：人際敏感度

通訊作者：

李怡青，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政治大學心理系，FAX:2939-0644，
iclee@nccu.edu.tw，02-29393091-67394

摘要

人際敏感度指正確察覺與解釋他人展現訊息與行為代表意義的正確性。過去研究發現女性的人際敏感度優於男性，可採權力觀點或社會角色理論解釋。權力觀點認為女性缺乏權力，故需展現良好的人際敏感度保障自己權益。社會角色理論認為女性擔任，或被期待擔任照顧者，因此培養良好的人際敏感度。本研究比較此二理論對人際敏感度的解釋，透過權力差異的操弄與不同的議題（經濟提供者或照顧者）討論，探討兩人互動時的人際敏感度。結果符合權力觀點的解釋，而社會角色未直接影響人際敏感度。不過，我們發現權力差異對人際敏感度的效果，會受到社會角色是否符合生理性別期待的作業類型影響。本文深入檢驗並探討權力觀點與社會角色理論對人際敏感度的解釋。

關鍵詞：人際敏感度、性別差異、權力、社會角色

Abstract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refers to one's ability to accurately detect and decode cues communicated by others. Past research showed that women enjoy superior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over men; different explanations were offered in theories from a power perspective and social role theory. Theories from the power perspective suggest that women rely on their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for protection, due to their relative lack of power in the society. Social role theory suggests that women are more likely to be (or are expected to be) caretakers, which require their attention to others. As a result, women develop superior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over men. Based in Snodgrass's interaction paradigm, we designed an experimental study to test explanations offered by these theories. In the experiment, two individuals were told to work on a task which either required them to be providers (focusing on earning money) or caretakers (focusing on taking care of others). Before interaction, they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be the leader or the subordinate,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in interaction can be best accounted for by theories from the power perspective. Subordinates were more sensitive to how leaders felt about them (the subordinates), whereas leaders were more sensitive to how subordinates felt about themselves. In addition, we found three-way interactions of participant sex, power, and social role, suggesting that the effects of power manipulation were constrained by the gender implications of the tasks. Motivation was offered to account for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power manipulation.

Keywords: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gender difference, power, social roles

人際敏感度：權力差異與不同社會角色期待的效果探討

人際互動，除了語言內容的溝通外，往往需要仰賴對方表達的其他訊息（如臉部表情、聲調）與行爲，透過正確詮釋這些訊息與行爲，才能準確判斷對方真正的想法與感受。而能正確了解對方，得知對方的想法與感受，這樣的人具有較高的人際敏感度（Hall, Bernieri, & Carney, 2005）。

人際敏感度文獻通常發現性別差異，且主要以兩個原因解釋，分別為「權力差異」與「社會角色差異」。過往研究發現女性的人際敏感度優於男性，且在不同國家、不同情境、不同研究方法的文章，都得到支持的結果（如 Hall, 1984; Hall & Matsumoto, 2004; Proverbio, Matarazzo, Brignone, Zotto, & Zani, 2007; Rosenthal & DePaulo, 1979; Rosip & Hall, 2004; 鄧湘蘭, 1999）。由於人際敏感度的性別差異會隨著年齡漸漸擴大（Brody, 1985），學者們傾向採用社會學習觀點來解釋人際敏感度的差異，並提出多種可能影響人際敏感度的原因。其中較常見的為「權力差異」與「社會角色差異」觀點。

權力差異對人際敏感度的影響

權力係指一種可以控制對方想要的資源，藉此影響或強迫對方的能力（Henley, 1995）。換句話說，在互動中，較有權力的一方（為行文簡潔，以權力者稱之）可控制較無權力一方（為行文簡潔，以無權力者稱之）所希望的結果（Fiske & Berdahl, 2007），並藉由提供資源、扣住資源，或者懲罰的方式，改變無權力者的行爲或狀態（Keltner, Gruenfeld, & Anderson, 2003），無權力者唯一能做的是小心謹慎，仔細觀察權力者的一言一行，透過適當應對，以達到所希望的結果。

以權力差異解釋人際敏感度，權力警戒假說（power-vigilance hypothesis）認為無權力者的人際敏感度會優於權力者（Keltner et al., 2003）。權力警戒假說認為權力差異形成的人際敏感度差異，是由於注意力程度的不同。權力者，因為其行爲結果較不受他人影響，會減少對互動對象的注意力；相反地，無權力者，因為其行爲結果較受到權力者影響，會提升對權力者的注意力。由於注意力是處理訊息的第一個階段，對於互動對象

的注意程度，將決定性地影響個體察覺他人訊息與行為的優劣程度。

相較女性，社會上男性的權力較多，根據權力影響敏感度的基本假設，女性應會發展出較佳的人際敏感度。LaFance 與 Henley (1994) 提出「下屬假設 (subordination hypothesis)」，嘗試從女性的權力地位了解女性的人際敏感度優勢。她們主張女性之所以有比較好的人際敏感度，是因為女性在社會上較缺乏權力。根據 LaFrance 與 Henley 的看法，權力地位的差異可透過兩種方式影響人際敏感度的性別差異。一為直接影響，即社會上一直以來的兩性權力差異，女性(較缺乏權力)與男性(較具有權力)互動時，為了維護自身的權益，會比較有動機瞭解對方，而表現出比较好的人際敏感度。另一種方式則為間接影響，即權力差異也表現在男女性的性屬社會化 (gender socialization) 與性別特質期待上。男性較被期待具有主體性、支配性等與權力者一致的特質，而女性較被期待具有群體性、溫暖等與權力者不一致的特質 (Bem, 1981; Eagly & Steffen, 1984)。因此當男女性表現出符合社會期待的性別特質時，男性較女性表現出許多權力者特質，而女性較男性表現出較佳的人際敏感度。

以權力觀點進行的研究，多支持權力地位對人際敏感度的直接影響，強調動機在互動中的重要性，最著名的是 Snodgrass (1985, 1992) 的系列研究。在其研究中，男性與女性受試者被隨機分派兩人一組，透過指定的議題討論，分別扮演有、無權力者，透過討論後檢驗權力差異對彼此揣測對方意圖或興趣的影響 (即人際敏感度指標)，結果顯示權力差異有主要效果。相較於權力者，無權力者表現較佳的人際敏感度，而控制完權力差異的效果，性別差異的主要效果則不顯著，這顯示權力差異可能是女性有人際敏感度優勢的原因。

不過，詳細檢驗 Snodgrass (1985, 1992) 的系列研究，我們發現權力地位對人際敏感度的影響並非一致。Snodgrass 檢驗的人際敏感度有兩種，一為「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 (B sees Me)」，指涉行為者 (我) 評估對方 (你) 如何看我的正確程度；另一則為「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的敏感度 (B sees Self)」，即行為者 (我) 評估對方 (你) 如何看你自己的正確程度。兩種人際敏感度皆由互動中，雙方嘗試以不同觀點揣測未以語言說明的意圖或感受 (如對討論的興趣)。結果發現在「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上，無

權力者的敏感度的確高於無權力者，符合過去權力觀點的看法。但在「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度」上，則是無權力者的敏感度高於權力者。這顯示以權力觀點解釋人際敏感度，必須考量權力互動中不同類型人際敏感度的功能。

權力互動中不同種類人際敏感度的功能，可以從互動雙方的動機來瞭解。無權力者有動機要觀察權力者對無權力者的觀感，藉由正確評估權力者如何看待無權力者，在互動中表現出權力者眼中無權力者應表現的合宜行為，以得到獎賞或避免懲罰，故無權力者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會比權力者為佳。然而權力者沒有動機觀察無權力者對權力者的觀感，反而因為重視控制與影響他人，權力者有動機要瞭解無權力者的自我看法，以藉由正確評估無權力者的自我了解，方便在工作中或作業裡提供無權力者指導與控制，故「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度」較佳。

另一方面，間接權力觀點以長期權力地位形成的個別差異（如性別特質）來解釋人際敏感度的性別差異，多未受支持。Hall 與其合作者（Hall & Halberstadt, 1994; Hall, Halberstadt, & O'Brien, 1997）曾以系列研究探討社會上長期的權力差異結果（如個人信念、真實權力關係）對人際敏感度的影響，結果未發現真實生活中的個人權力信念（如接受尊卑的性別角色價值）或真實權力關係（如薪水多寡）與個體的人際敏感度有任何關聯。這些研究結果顯示真實生活中，無權力者不見得比權力者有較佳的人際敏感度，反駁以間接權力觀點解釋人際敏感度的性別差異。

綜上所述，採權力觀點的學者們以社會中兩性的權力差異解釋人際敏感度的性別差異，認為女性在社會中屬於較少權力的一方，在真實互動中有動機要瞭解男性（具較多權力），透過注意男性來保障自己的權益，故女性擁有比較好的人際敏感度。然而，過往研究以具權力意涵的性別社會化結果（如支配性或群體性等性別特質）檢驗人際敏感度性別差異，則未發現一致的支持證據。本研究想更進一步釐清權力、性別角色與人際敏感度之間的關聯，透過兩人互動，同時操弄權力差異與性別角色對人際敏感度的影響。現有探討性別社會化結果的研究僅關心少數與權力有關的性別角色特質，本研究則嘗試結合另一探討性別角色的理論－社會角色理論，較廣泛地檢驗社會角色（即照顧者與經濟提供者）對人際敏感度的影響。

社會角色對人際敏感度的影響

相對於間接權力觀點探討權力如何透過與權力有關的性別差異(如與權力相關的性別特質或收入)影響人際敏感度,社會角色理論探討所有社會角色分化造成的性別差異,可用來解釋許多社會行爲,其中包括人際敏感度。Eagly (1987)認為人們在各種社會行爲上會有性別差異,多是受到社會角色的強烈影響,在眾多社會角色中,她特別強調「照顧者角色(domestic role/ caregiver)」與「經濟提供者角色(family provider/ paid employment)」的差異。根據社會角色理論,兩性在社會上因為經常擔任不同的勞務工作,影響了社會大眾對兩性有不同的「性別角色期待(gender-role expectation)」,如男性因為經常擔任經濟提供者,被期待應具備獨立的特質;女性經常擔任照顧者,被期待應具備溫暖等有利人際互動的特質。由於兩性在社會上經常擔任不同的勞務工作,透過社會化歷程,經由父母、學校與媒體等管道、男女性分別認同與自己性別一致的社會角色,並學習扮演這些社會角色應具有的技巧和信念。久而久之,兩性在某些社會行爲上便產生了差異。

兩性社會行爲差異其中一個即是人際敏感度。根據社會角色理論的觀點,女性擁有比較好的人際敏感度是因為她們實際上擔任,或者被訓練、期待要擔任照顧者。照顧者會把自己個人的目標置於他人之後,發展出同理心與瞭解他人的能力,並且能預先考慮到他人的需要及問題,是屬於一種人際取向(people-orientated)的社會角色。至於男性則通常擔任經濟提供者,經濟提供者在工作上強調要達到組織目標,或其他成員競爭,必須不受他人情緒影響作出果斷決策,他們會將焦點集中在作業的完成上,是屬於一種作業取向(task-orientated)的社會角色(參見 Broverman, Vogel, Broverman, Clarkson, & Rosenkrantz, 1972)。根據社會角色理論,不論男性或女性,擔任或預期擔任照顧者應具有較佳的人際敏感度。由於社會角色理論解釋人際敏感度目前僅停留在理論論述,本研究提供實徵資料來探討社會角色對人際敏感度的影響,以進一步瞭解社會角色與人際敏感度的關連。

社會角色理論與權力觀點理論在概念上並非完全彼此對立。由於社會上的經濟提供者角色(多為男性)較照顧者角色(多為女性)具有權力,而權力又可透過與權力相關

的性別特質間接影響不同程度的人際敏感度，權力觀點與社會角色觀點皆可說明女性較佳的人際敏感度。然而區分究竟是社會角色分化或權力差異影響人際敏感度，有助於釐清影響人際敏感度的因素。若個體可因應情境需求（如扮演的社會角色、或具有的相對權力）展現不同的人際敏感度，則透過實驗法可以區分此兩觀點對人際敏感度性別差異的解釋。相對地，如果人際敏感度是兩性長期社會化的影響，實驗結果應不影響女性的人際敏感度優勢。

本研究

依據 Snodgrass (1985, 1992) 的定義，人際敏感度可以分為「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與「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已敏感度」。Snodgrass 的研究顯示無權力者為了保障自身的資源與結果，需要注意權力者對無權力者的看法，故「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優於權力者。而權力者需觀察無權力者的表現，以便指導無權力者進行作業與給予獎懲，應較注意無權力者對他自己的看法，故權力者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已敏感度」優於無權力者。另一個可以用來解釋人際敏感度性別差異的社會角色理論則認為，擔任照顧者之所以具有較佳的人際敏感度，是一種處理人際關係能力的展現，因此照顧者的人際敏感度優勢，應同時展現於「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與「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已敏感度」。

根據 Snodgrass 的互動實驗典範，本研究設計兩個階段的實驗，一為兩人互動階段、一為觀看影片階段。本研究主要探討互動階段的資料，兩人互動資料反映人們在與他人真實互動時，處理互動對方未化為語言的意圖與感受訊息，即人際敏感度，包括「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與「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已敏感度」兩種。權力取向認為權力差異影響人際敏感度，相較於權力者，無權力者為維護自身權益，會表現出較佳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無權力者假設，詳見表 1）。然而，相較於無權力者，權力者為了在兩人互動中可以控制與獎懲無權力者，故在互動中應表現出較佳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已敏感度」（權力者假設）。而根據社會角色理論的看法，相較於經濟提供者，照顧者應表現出較佳的人際敏感度。本研究假設在兩人互動階段中，照顧者有較佳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與「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已敏感度」（社會角色假設）。

除了操弄的權力與社會角色可能影響人們的人際敏感度，支配人格與情緒智力也可能影響其人際敏感度。過去研究發現高低不同的支配人格者對於權力的敏感度有差異，高支配人格者對實驗分派的權力比較敏感（Anderson & Berdahl, 2002），因此實驗操弄的權力差異效果可能比較大。另外，在處理情緒的非語言線索時，個體具有的情緒智力越佳，可能有較佳的人際敏感度，本研究為確保人際敏感度的差異來自實驗操弄，故測量受試者情緒智力中的「他人情緒評估」。在檢驗實驗假設前，我們會先確認不同實驗情境下的受試者，他們的支配人格與情緒智力是否有差異，若有差異，則做為共變數以控制其影響。

預試

預試目的在確認翻譯量表信度以及實驗材料的適切性。參與預試者為台灣地區男性大學生 17 名與女性大學生 16 名。受試者填寫兩個翻譯量表：「人際特質量表—支配人格分量表（Wiggins, Trapnell, & Phillips, 1988）」，以及「情緒智力量表—他人情緒評估分量表（Wong & Law, 2002; 滿莉芳, 2002）」。結果兩量表有可接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73 與.93，表示適用於台灣的大學生。

受試者並於李氏性別特質量表（李美枝, 1981）勾選各類型人物可能擁有的特質，研究者挑選出六成以上受試者都同意的特質，分別命名為「權力者特質」、「無權力者特質」、「照顧者特質」、「經濟提供者特質」。

此外，受試者另觀看八段各約四十秒的錄影片段，每段片段由一位男同盟者或女同盟者按照劇本演出。受試者分別判斷影片中人物的情緒（單選題：八選一）。根據預試結果，挑選正確率較高的影片做為實驗輔助分析的材料，結果挑選出緊張、厭煩、害羞、恐懼影片各一部，除了厭煩影片的正确率較低（52% 正确），其餘三種情緒的正确率達 67%~82%，皆顯著高於隨機猜測（25%），雖然厭煩影片的正确率較低，仍保留為後續研究材料，以做參考。

正式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討人際敏感度的可能成因，檢驗究竟是權力差異或社會角色差異影響人際敏感度。在兩人一組的團體討論中，透過角色扮演及團體討論題目分別操弄權力與社會角色差異，並於團體討論後，評估受試者能夠正確察覺互動伙伴未言明的意圖與感受，即人際敏感度的程度。

受試者

台灣地區大學生，男性 48 位，女性 48 位。同一時段有兩位受試者參與實驗，進行兩人一組的團體討論。配對根據隨機分派，其中各 12 對男、女同性配對，另外 24 對為男女異性的配對。在參與本研究之前，配對中的受試者皆互不相識。

實驗設計

實驗設計採用 2（受試者性別）× 2（同伴性別）× 2（權力：有、無）× 2（社會角色分派：照顧者、經濟提供者）四因子混合設計。每組配對中，一位受試者擔任團體討論的領導者，另一位受試者則擔任團體討論的配合者，藉此操弄權力差異。團體討論題目則操弄經濟提供者與照顧者兩個社會角色，經濟提供者討論著眼於最大經濟效益，照顧者討論則著眼於照顧對象的情緒與生活適應。根據獨變項於各配對間與配對內的變異情況，權力高低為組內變項（有配對內差異），社會角色分派為組間變項（無配對內差異、但有配對間差異），受試者性別與同伴性別為混合變項（配對內、配對間皆有差異）（Kenny, Kashy, & Cook, 2006）。

程序

本研究命名為「團體討論歷程研究」。兩人一組的受試者進入實驗室，先各自回答一份稱作「人格測驗」的電腦問卷。研究者告知受試者將根據此測驗結果，分派兩人在討論中擔任領導者或配合者（權力地位的差異）。實驗者首先告知受試者被分派的權力地位（實際上根據隨機分派），再隨機分派各組進行照顧者或經濟提供者的討論議題，同一配對中的兩位受試者討論相同的題目。照顧者社會角色組被告知要討論一份「新生

營隊活動計畫書」，內容以察覺新生需求與協助新生適應環境為主要議題（人際取向的工作）；經濟提供者社會角色組被告知要討論一份「商品特賣活動計畫書」，內容以規劃特賣活動與增加商店收入為主要議題（作業取向的工作）。每次團體討論皆有七題討論問題。

權力差異分派時，權力者被告知要擔任討論的領導者，無權力者被告知要擔任討論的配合者。權力操弄透過空間安排與行為選擇增強領導者與配合者的權力差異。領導者在討論開始前，先根據每個討論題目圈選自己偏好的答案；配合者則需為每個討論題目思考建議的答案與原因，準備稍後向領導者報告。討論開始前，配合者需移動位置到領導者的實驗隔間。領導者坐在實驗隔間內側的辦公椅，配合者則坐在實驗隔間外側的木椅。此外，領導者有權決定各題的最後答案。討論過程中，若領導者滿意配合者的表現，可以給予配合者加分卡；若領導者不滿意配合者的表現，可以給予配合者扣分卡。加分卡與扣分卡決定配合者在實驗結束後所得獎勵。為了減少社會期許及實際互動摩擦，領導者給予卡片的方式均為背面朝上，配合者實際上看不到卡片的內容。實際討論時間從四分鐘至十五分鐘不等。

討論結束之後，配合者回到原本的實驗隔間，兩人各自填寫實驗操弄檢核表及一份用以測量人際敏感度的量表。此外，要求受試者各自觀看四部各約四十秒的影片，每部影片看完後，分別判斷各段影片人物的情緒。回答完畢後，填寫人口學變項問卷，如：家中排行、打工經驗等。之後對受試者表示感謝與進行釋疑後，結束本研究。

研究材料

稱作人格測驗的電腦問卷，實際上包括「人際特質量表—支配人格分量表」（Wiggins et al., 1988）、「情緒智力量表—他人情緒評估分量表」（Wong & Law, 2002; 滿莉芳, 2002），以及「李氏性別特質問卷」（李美枝, 1981）。這三份量表均採七點量尺，從 1 分（完全不像我）到 7 分（完全像我）作答。「人際特質量表—支配人格分量表」共八題，內部一致性信度.74，旨在測量受試者的支配人格，如：自我肯定的、自信的。「情緒智力量表—他人情緒評估分量表」共四題，內部一致性信度為.93，旨在測量受

試者的情緒智力分數，如：我相當瞭解身邊之人的情緒。「李氏性別特質問卷」分為男性特質分量表(如膽大的)、女性特質分量表(如文雅的)、中性特質分量表(如挑剔的)，各二十題，在此三個分量表中，根據預試結果抽取出「權力者特質」、「無權力者特質」、「照顧者特質」與「經濟提供者特質」，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88, .77, .83, .88。

此外，各組受試者互動後，分別評估自己與互動對象的意圖和情緒，所採用的量表題目是根據 Snodgrass (2001) 的題目改編。受試者根據四種不同觀點填答相同內容的十二個題目，四種觀點分別用來評估自己(我...)、評估對方(他/她...)、評估對方對我的評定(他/她認為我...)，以及評估對方對他自己的評定(他/她認為他/她...)，共有 48 題。量表題目包括五題與意圖有關的題目(學到許多對方的事情、讓對方感到舒適自在、在對方面前留下好印象、喜歡對方、投入團體討論)，三題與感受有關的題目(享受這段討論、感到舒適自在、有自信)，四題與權力地位有關的題目(是一個好的領導者/配合者、具有優勢/劣勢的一方、主導團體討論、表現像個領導者/配合者)，每題均採七點量尺，從 1 分(完全不同意)到 7 分(完全同意)作答。其中一題與權力地位相關的題目(我主導團體討論/我配合團體討論)當作權力操弄檢核題目，於後續計算敏感度時排除，只採用每個量表的其他十一題計算人際敏感度分數。

人際敏感度的計算方式

以受試者甲為例，受試者甲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是反映甲評估互動對象(受試者乙)如何看待受試者甲，與受試者乙自陳對於甲的感受之間的符合程度。也就是，將受試者甲與受試者乙的十一題對應題目計算相關。對應題目之一如受試者甲「他/她認為我享受這段討論」對應受試者乙「他/她享受這段討論」。同理，「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度」是由受試者甲評估互動對象(受試者乙)如何看待受試者乙，與受試者乙自陳自己的感受相對應題目所計算出來的相關。換言之，由受試者甲與受試者乙的十一個對應題目計算相關，則為受試者甲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度」。對應題目之一如受試者甲「他/她認為他/她享受這段討論」對應受試者乙「我享受這段討論」。各相關分數於統計分析前轉換為費雪 Z 分數，以確保其原有的常態分配，然為便利解釋研

究結果，呈現結果時以相關分數說明。

結果

首先，利用混合模式的變異數分析，檢驗配對的相依性是否違反獨立假設。結果確認各配對內受試者的回答受到配對影響的相依性不高 ($ps > .50$)，表示配對資料不違反獨立假設 (Kashy & Kenny, 2000)。因資料型態不違反獨立假設，分析時採傳統的變異數分析。

實驗操弄檢核

本研究共有 96 人參與實驗，但有六位受試者未通過權力操弄檢核，四位受試者未通過社會角色操弄檢核。權力操弄檢核根據自陳問卷中的「我主導團體討論」與反向題「我配合團體討論」做為題目，除未通過權力操弄檢核的六人外，其餘受試者的資料顯示權力者權力感 ($M = 5.04$) 顯著高於無權力者 ($M = 2.53$)， $t(88) = 14.79$ ， $p < .01$ 。社會角色操弄檢核題目為單選題：「我們討論的目的為的是要照顧他人/推銷商品？」、「我們討論的內容是著重在業績的成長/他人的需求？」、「如果活動成功，相關人物將會在新環境適應良好/增加許多金錢收入？」，其中兩組共四人未通過社會角色操弄檢核。最終，有效受試者人數為 86 人，並以此樣本進行後續資料分析。

針對受試者於實驗操弄前自陳的各類特質（權力者、無權力者、照顧者、經濟提供者）、情緒智力、支配人格，分別檢驗實驗情境差異，以確保隨機分派後各情境的可比較性。以 2（受試者性別）× 2（同伴性別）× 2（權力）× 2（社會角色）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社會角色有臨界顯著的情緒智力差異， $F(1, 70) = 2.79$ ， $p = .099$ ，經濟提供者的情緒智力分數 ($M = 5.46$) 大於照顧者 ($M = 5.04$)。另外，男女性自陳的經濟提供者特質有臨界顯著效果， $F(1, 70) = 3.12$ ， $p = .082$ ，相較男性 ($M = 4.69$)，女性自陳較強的經濟提供者特質 ($M = 5.02$)。雖然以上變項的影響皆不大，為避免上述變項影響研究發現，後續分析將情緒智力與經濟提供者特質當作共變數，以控制其效果。其他人口學變項於各情境無顯著差別。

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

本研究預期無權力者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優於權力者（無權力者假設），照顧者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優於經濟提供者（社會角色假設）。檢驗時，在「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上進行 2（受試者性別）× 2（同伴性別）× 2（權力：有、無）× 2（社會角色分派：照顧者、經濟提供者）四因子共變數分析，共變數為受試者的情緒智力分數與經濟提供者特質。支持無權力者假設，權力主要效果顯著， $F(1, 67) = 13.48$ ， $p < .01$ ，無權力者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優於權力者（參見表 2）。社會角色主要效果不顯著（ $p > .10$ ），不支持社會角色假設。此外，還有性別主要效果， $F(1, 67) = 4.66$ ， $p < .05$ ，顯示在控制權力與社會角色的影響後，男性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優於女性。

雖然社會角色假設未獲支持，但有顯著社會角色的交互作用：受試者性別、權力與社會角色的三因子交互作用， $F(1, 67) = 5.41$ ， $p < .05$ （見表 3 上半部）與同伴性別、權力與社會角色的三因子交互作用， $F(1, 67) = 4.00$ ， $p = .05$ （見表 3 下半部）。進一步對受試者性別、權力與社會角色的三因子交互作用進行事後比較，發現男性有無權力者在照顧者時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的差異較男性經濟提供者明顯；女性有無權力者在擔任經濟提供者時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差異較女性照顧者明顯。此結果顯示權力操弄對「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的影響，在與受試者生理性別期待不相符的作業類型時較明顯（即男性被期待擔任照顧者角色，女性則為經濟提供者角色）。此外，對同伴性別、權力與社會角色的三因子交互作用進行事後比較，顯示除了同伴為男性的照顧者外，其他情境皆發現無權力者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分數高於權力者。其他主要效果與交互作用皆不顯著。

上述結果顯示無權力者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優於權力者，符合下屬假設的推論。但照顧者社會角色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並未優於經濟提供者，不支持社會角色理論。不過，受試者性別、權力與社會角色有交互作用，顯示權力操弄的效果主要突顯在與受試者生理性別期待不相符的作業類型（即男性於照顧者作業、女性於經濟提供者作業）。同伴性別、權力與社會角色有交互作用，顯示擔任照顧者角色時，與男

性同伴互動時，受試者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較未受到權力操弄的影響。

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已敏感度

本研究預期在「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已敏感度」上，權力者的表現優於無權力者（權力者假設），照顧者的表現優於經濟提供者（社會角色假設）。檢驗時，在「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已敏感度」上進行 2（受試者性別）× 2（同伴性別）× 2（權力：有、無）× 2（社會角色分派：照顧者、經濟提供者）四因子共變數分析，共變數為受試者的情緒智力分數與經濟提供者特質。結果支持權力者假設，權力主要效果顯著， $F(1, 67) = 7.06, p < .01$ ，且權力者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已敏感度」優於無權力者（參見表 2）。社會角色主要效果不顯著，不支持社會角色假設（ $p > .10$ ）。

雖然社會角色假設未獲支持，但有受試者性別、權力與社會角色的三因子交互作用， $F(1, 67) = 4.61, p < .05$ （見表 4）。進一步進行事後比較，權力操弄對男性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已敏感度」，僅影響經濟提供者，而未影響照顧者；而權力操弄對女照顧者及女經濟提供者有相似反應，權力者均明顯優於無權力者。此外，還有顯著的同伴性別與權力二因子交互作用， $F(1, 67) = 4.06, p < .05$ ，顯示當互動對象為男性時權力差異對「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已敏感度」的影響較小（有無權力者： $r_s = .29, .24, p = .69$ ）；互動同伴為女性時，權力差異較大（有無權力者： $r_s = .46, .05, p = .001$ ）。其他效果（包括性別主要效果）皆不顯著。

上述結果顯示權力者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已敏感度」優於無權力者，符合權力者假設。但照顧者社會角色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已敏感度」並未優於經濟提供者，不支持社會角色理論。不過，受試者性別、權力與社會角色有交互作用，顯示除了當男性擔任照顧者社會角色時，「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已敏感度」沒有受到權力操弄的效果，其他權力者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已敏感度」皆優於無權力者。而與女性同伴討論議題時，「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已敏感度」受到權力操弄的效果較大。

輔助分析：情緒判斷正確率

本段檢驗互動實驗的兩個潛在問題。第一、互動資料未發現性別主要效果，且發現男性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優於女性，可能有受試者特性的問題。第二、本研究操弄權力與社會角色的方式不同，由於權力操弄為組內變項，而社會角色為組間變項，組間變項可能較組內變項敏感，因此權力操弄效果較大。

為此，我們分析受試者觀看影片時，對影片人物情緒的判斷正確率。根據 2（受試者性別）× 2（權力：有、無）× 2（社會角色分派：照顧者、經濟提供者）三因子共變數分析，共變數為情緒智力與經濟提供者特質。結果顯示性別主要效果（ $F(1, 76) = 4.73, p < .05$ ）與兩個臨界顯著效果：社會角色主要效果（ $F(1, 76) = 3.50, p = .065$ ）及性別與社會角色交互作用（ $F(1, 76) = 3.26, p = .075$ ）。女性之於男性有較佳的情緒判斷正確率（90% vs. 82%）。照顧者之於經濟提供者有較佳的情緒判斷正確率趨勢（89% vs. 82%），且這個差異是因為男性在照顧者角色的表現顯著優於經濟提供角色（88% vs. 75%， $p = .01$ ），女性於兩社會角色則無差別（ $p = .94$ ）。以上結果顯示，本樣本應無樣本特性問題，即女性對一般他人的人際敏感度（即影片人物的情緒判斷）較佳。社會角色操弄的效果不亞於權力操弄，擔任照顧者使個體較傾向注意一般他人，但當人際互動時，權力差異直接影響人際敏感度，而社會角色則主要調解人際互動中權力對人際敏感度的影響。權力差異未影響對一般他人的人際敏感度，因為受試者與影片人物沒有權力差異，受試者沒有動機藉由正確解讀影片人物的情緒，維持原有權力優勢，或保障自我權益。

綜合討論

本研究從權力取向與社會角色理論出發，試圖瞭解人際敏感度的影響因素。結果發現相較於社會角色理論，權力差異較可解釋社會互動中的人際敏感度，以下進一步探討權力取向與社會角色理論對人際敏感度的解釋。

一、權力取向

權力觀點可以解釋社會互動中的人際敏感度。本研究在兩人互動階段中，請兩位受試者進行面對面真實互動，探討「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與「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已敏感度」，前者測量受試者可以正確評估互動對象對受試者的看法，後者測量受試者可以正確評估互動對象對互動對象自己的看法。研究結果支持權力差異的假設，無權力者由於獎懲權力握在互動對象手中，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有動機要瞭解互動對象（權力者）對我（無權力者）的看法，因此「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優於權力者。權力者由於要指導互動對象進行作業，並針對互動對象表現給予獎懲，有動機要瞭解互動對象對他自己（無權力者）的看法，因此「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已敏感度」優於無權力者。本研究延續 Snodgrass 系列研究發現，擁有不同權力的受試者，會依循不同動機在不同種類的人際敏感度上表現出優勢，人際敏感度並非無權力者特有的優勢，權力者也可以有好的人際敏感度（參見 Overback & Park, 2001; Hall & Mast, 2008）。

二、社會角色取向

以社會角色分化直接解釋社會互動的人際敏感度差異，未獲得支持證據。本研究在兩人互動階段中，檢驗社會角色對「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與「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已敏感度」的影響。結果發現在兩種人際敏感度上均無顯著的社會角色主要效果，即照顧者的人際敏感度並未優於經濟提供者。這樣的研究結果有兩個可能解釋，第一、社會角色操弄沒有效果。第二、社會角色有其影響，但社會角色的效果在調節權力對人際敏感度的影響。我們認為第二種解釋較為合理，如果社會角色操弄沒有效果，社會角色操弄不會與生理性別或權力操弄產生交互作用。此外，根據社會角色理論，照顧者應有較高的各類人際敏感度，而未預期有無權力者在「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與「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已敏感度」的差異表現。再則，以長期社會化的社會角色解釋人際敏感度，應預測人際敏感度高者在各類敏感度皆高，即預測本研究探討的兩種人際敏感度之間有正相關，此預測亦不符本研究資料（ $r = -.08$ ）。我們的研究結果驗證 Snodgrass（1985, 1992）的系列研究結果（即有無權力者在兩類人際敏感度表現有別），挑戰過往以長期社會化

結果解釋人際互動時的敏感度。我們認為要解釋互動中的人際敏感度，還必須考慮社會互動中的個人動機，才能充分了解不同的人際敏感度類型在社會關係中扮演的不同功能。

三、受試者性別、同伴性別與權力差異、社會角色交互作用的意義

社會角色雖未直接影響人際敏感度，但影響權力差異對兩類人際敏感度的效果。此影響可能透過兩種方式，一為介由個體可得的行為腳本，當個體的生理性別符合性別刻板印象的社會角色，可得的行為腳本較多，個體自覺較具權力；二為互動對象引發不同的預期互動模式。

當生理性別符合性別刻板印象的社會角色，個體具有較多可得的行為腳本，而降低低權力者的操弄效果。本研究在無權力者較佳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上發現受試者性別、權力差異與社會角色的三因子交互作用，顯示低權力表現在不符合受試者性別刻板印象的社會角色較佳。此結果可以嘗試用「預期狀態理論(expectation states theory)」來說明。預期狀態理論認為由於男女性在社會上的權力差異，使生理性別成爲一個「擴散性地位特徵(diffuse status characteristic)」，即相信男性較女性具有權力或地位。不過這樣的地位信念會受到不同作業型態的影響，即當男性在男性化作業（如經濟提供者）會自許能力比女性佳，故會展現較多似權力者的語言行為（如發起談話）與非語言行為（如說話時注視對方較多、聆聽時注視對方較少），甚至透過自我實現預言能真正提升該作業的表現。相對地，女性則在女性化作業（如照顧者）比較會展現似權力者的各種行為（Balkwell & Berger, 1996; Dovidio, Brown, Heltman, Ellyson, & Keating, 1988; Ridgeway & Bourg, 2004; Wagner & Berger, 1997）。在本研究不符合性別刻板印象的作業類型，由於可以排除兩性來自性別刻板印象等地位信念的行為表現，使無權力者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明顯表現較權力者佳。

生理性別對應社會角色於人際敏感度的影響，也可以在權力者較佳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度」發現。受試者性別、權力差異與社會角色的三因子交互作用顯示：男

性經濟提供者若擔任權力者，有較佳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度」，這可能是因為男性經濟提供者，若為權力者，一方面其社會角色符合性別刻板印象，除了擴張性地位特徵的影響外，另一方面亦有許多行為腳本參考擔任經濟提供者的權力者角色。而女性無論是照顧者或經濟提供者，具權力者皆有較佳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度」。由於今日社會已有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職場擔任經濟提供者，或位居領導者，女性受試者擔任經濟提供的權力者可有較多同性行為腳本參考，因此即使在經濟提供者，女性權力者也表現較佳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度」。然而，男性照顧者擔任權力者時，由於欠缺可參考的男性照顧者腳本，再方面照顧者角色違反其性別刻板印象，這可能使男性照顧者難以發揮權力者優勢，故其未具有較佳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度」。過去研究亦發現類似效果，Rojahn 與 Willemsen (1994) 探討男女性進行不同作業的領導者，相關表現是否會受到作業類別影響，結果發現僅男性會在女性化作業中表現水準下降，女性表現不受性別作業類型影響。

本研究亦發現同伴性別對權力差異與人際敏感度關係的影響。由於社會上男性絕少擔任照顧者，與男性照顧者互動時，個體可能缺乏與其互動的腳本或預期，以致當同伴為男性照顧者時，無權力者未有較權力者佳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相似地，本研究在權力者較佳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度」上發現同伴性別與權力差異的二因子交互作用，相較於互動對象為男性時，與女性同伴互動的權力者明顯表現出較無權力者佳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度」。此結果顯示兩人互動時，受試者面對女性互動對象時可能預設的權力意涵較少，因此權力者在互動同伴為女性時的效果較大。以上結果顯示同伴性別對個體的行爲表現亦有影響，未來研究宜系統性探討同伴特性(如性別)對個體人際敏感度的影響。

四、生理性別效果

本研究操弄權力差異與社會角色差異，發現雖然女性之於男性有較佳的情緒判斷正確率，但這樣的優勢並未展現在人際互動中。控制權力差異與社會角色差異的效果後，

發現「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度」沒有性別差異，而男性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優於女性，此男性反應違反過去人際敏感度性別差異的研究結果。「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為無權力者的優勢，一般而言男性在社會上屬於權力者，應該不會表現出較佳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不過，並非社會上所有的男性皆為權力者，某些男性可能自覺缺乏權力，而表現出類似無權力者的人際敏感度。情境與年齡可解釋年輕男性展現較似無權力者的行為模式。情境可採立即情境與實驗所在環境解釋，Snodgrass (1985, 1992) 的系列研究由於區分兩種不同的人際敏感度，且操弄權力差異，其研究均未發現性別效果，Snodgrass 的實驗典範可能較細膩地區分人際敏感度，使個體不同動機可反映到人際敏感度表現。此外，本實驗所在學校，學生組成性別比例差異大(男:女 = 38:62)，男性在校內可能經常感受到人數弱勢。最後，年輕男性尚未握有實質權力，因而台灣年輕男性可能表現出類似無權力者的人際敏感度傾向。未來研究可系統性探討年輕男性何時展現出較似無權力者的其他行為傾向，如追求異性時。

五、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

本研究蒐集許多受試者的特質與相關訊息，不過這些特性、特質均未對人際敏感度有重大的影響，此結果支持我們認為以長期社會化結果(如社會角色、性別角色)解釋人際敏感度的限制。不過，由於我們蒐集的受試者特性、特質均仰賴自陳資料，若受試者無法正確察覺並反映自己的特質、情緒與意圖等，可能影響研究結果。例如，自評資料受到社會比較的影響，若個體的周遭親友均具有某特定特質，他們就不易自陳具有較多的該特質(Guimond et al., 2007)。檢驗客觀長期社會化結果(如以他評或較客觀的測量方式)對人際敏感度的影響，可更完整地評估長期社會化結果與人際敏感度的關係。

此外，實驗室操弄不等同個體長期生活的情境，本研究的主要限制來自以研究結果直接解釋社會現象。以實驗操弄權力差異，未能充分反應兩人實際生活中權力不對等的諸多影響與考量；社會角色操弄也未能充分反應生活中長期擔任照顧者或經濟提供者所習得的技巧與能力。雖然有這樣的限制，本研究透過簡單的實驗操弄(討論照顧者議題

或經濟提供者議題)與創新的實驗方法(過去並無社會角色影響人際敏感度的實徵研究),得以區分影響互動中影響人際敏感度的兩種可能原因,即權力差異與社會角色分工對人際敏感度性別差異的影響,並指出較重要的影響因素應為權力差異。即使實驗法將複雜的社會角色或權力關係簡化為簡單的工作內容或行為選擇,其微效果有限制,外在效度也不足,但實驗法能在控制情境下尋求可能的因果關係,對釐清人際敏感度的可能原因,有所貢獻。此外,本研究透過短期實驗操弄(互動時間 15 分鐘內),權力與社會角色就能影響人際敏感度,顯示人際敏感度受情境因素的影響較大,且權力地位的效果大於社會角色的效果。未來研究可透過不同研究方法反映社會角色與權力關係的歷史面與社會面,以深化了解社會角色與權力關係對人際敏感度的影響。

這樣的探討也提供社會角色理論一個思考的方向,Eagly(1987)絕少於其理論說明性別差異與權力之間的關係,兩性分工不等同兩性權力差異,以性別分工探討性別差異,卻忽略男女性在社會上權力不對等的普遍現象,我們認為是社會角色理論不足之處。Wood 與 Eagly(2002)雖另行發展生物社會理論延伸社會角色理論,加入環境資源決定兩性是否必須分工,並指出得以擔任較具地位與優勢社會角色或活動的性別,將具有較大性別權力。這樣的理論看法仍是將性別分工視為性別權力不對等的因,忽略同一種社會角色裡也可以有權力差異(如經濟提供者角色的業務助理對比業務主管或照顧者角色的護士與護士長),而權力來源可能有別於社會角色,角色分工與權力分化可能相輔相成。我們的研究即發現生理性別、社會角色與權力的交互作用,顯示社會角色對人際敏感度的影響,可能透過個體或他人的預期,限制了權力對人際敏感度的效果。

本研究除了在理論層面檢驗權力與社會角色如何影響人際敏感度的影響,也有實用價值。兩性分工與資源限制往往以兩性生理差異為名,如認為男性擅長職場征戰,適合擔任經濟提供者;女性善感溫柔,適合擔任家庭照顧者。我們的研究結果挑戰這樣的性別分化,近來性別相似論學者主張(如 Hyde, 2005)兩性相似性程度遠超過兩性差異。根據我們的研究結果,處於相同情境,男性可以有較佳的人際敏感度,Snodgrass(1985, 1992)的系列研究亦未發現女性有較佳的人際敏感度,顯示生理決定論觀點的缺失。無

論是以物種演化說明男女性的功能差異，或以生理功能說明男女性的「互補配合」，皆假定人際敏感度為所有女性的先天優勢，並以此合理化性別分工或職業的性別隔離現象，忽視個別差異，如個體的真實能力與興趣。我們的研究顯示人際敏感度除了能力之外，動機亦是重要因素，社會互動中個體因其動機有較佳的人際敏感度（亦可參見 Overback & Park, 2001），除權力差異之外，DePaulo, Brittingham, 及 Kaiser (1983)發現人際敏感度可視個體目的開關，當個體想要幫助他人時，對求助者的非語言訊息正確解碼的能力較高，但當個體不想幫助他人時（如他人過去有不良紀錄），他們的敏感度大幅下滑。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社會，我們應該深思如何可以依據個人的興趣與能力，提供個人最佳的教育與機會，適才發展。在社會上，人們有爭取權力平等與自願選擇社會角色的權利，男性可以從事照顧者工作，女性可以從事經濟提供者工作。讓每一個人可以擇其所愛，愛其所選，而非以個人性別限制其可能的選擇。

參考文獻

- 李美枝 (1981)。性別特質問卷的編制及男女大學生四種性別特質類型在成就動機、婚姻、事業及性態度上的比較。《中華心理學刊》，23 (1)，23-37。
- 滿莉芳 (2002)。情緒勞務工作者情緒勞務負荷與工作結果之研究—以情緒智力與工作特性為干擾。私立靜宜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中縣。
- 鄧湘蘭 (1999)。成人情緒辨識量表之發展及其相關因素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 Anderson, C., & Berdahl, J. (2002). The experience of power: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power on approach and inhibition tendenc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 1362-1377.
- Balkwell, J. W., & Berger, J. (1996). Gender, status, and behavior in task situation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9*, 273-283.
- Bem, S. (1981). Gender schema theory: A cognitive account of sex typ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88*, 354-364.
- Brody, L. R. (1985). Gender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theories and resear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53*, 102-149.
- Broverman, I. K., Vogel, S. R., Broverman, D. M., Clarkson, F. E., & Rosenkrantz, P. S. (1972). Sex-role stereotype: A current appraisal.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8*, 59-78.
- DePaulo, B. M., Brittingham, G. L., & Kaiser, M. K. (1983). Receiving competence-relevant help: Effects on reciprocity, affect, and sensitivity to the helper's nonverbally-expressed need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5*, 1045-1060.
- Dovidio, J. F., Brown, C. E., Heltman, K., Ellyson, S. L., & Keating, C. F. (1988). Power displays between woman and men in discussions of gender-linked tasks: A multichannel stud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5*, 580-587.
- Eagly, A. H. (1987). *Sex differences in social behavior: A social-role interpretation*.

Zhillsdale, NJ: Erlbaum.

- Eagly, A. H., & Karau, S. J. (1991). Gender and the emergence of leaders: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 685-710.
- Eagly, A. H., & Steffen, V. J. (1984). Gender stereotypes stem from the distribution of women and men into social ro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6*, 735-754.
- Fiske, S. T., & Berdahl, J. (2007). Social power. In A. Kruglanski & E. T. Higgins (Eds.), *Social psychology: A 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 (pp. 678-692). New York: Guilford.
- Guimond, S., Branscombe, N. R., Brunot, S., Buunk, A. P., Chatard, A., Desert, M., Garcia, D. M., Haque, S., Martinot, D., & Yzerbyt, V. (2007). Culture, gender, and the self: Variations and impact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 1118-1134.
- Hall, J. A. (1984). *Nonverbal sex differences: Communication accuracy and expressive style*.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all, J. A., Bernieri, F. J., & Carney, D. R. (2005). Nonverbal behavior and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In J. A. Harrigan, R. Rosenthal & K. R. Scherer (Eds.), *The new handbook of methods in nonverbal behavior research* (pp. 237-28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 J. A., & Halberstadt, A. G. (1994). "Subordination" and sensitivity to nonverbal cues: A study of married working women. *Sex Roles, 31*, 149-165.
- Hall, J. A., Halberstadt, A. G., & O'Brien, C. E. (1997). "Subordination" and nonverbal sensitivity: A study and synthesis of findings based on trait measures. *Sex Roles, 37*, 295-317.
- Hall, J. A., & Mast, M. S. (2008). Are women always more interpersonally sensitive than men? Impact of goals and content domai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4*, 144-155).
- Hall, J. A., & Matsumoto, D. (2004). Gender differences in judgments of multiple emotions

- from facial expressions. *Emotion*, 4, 201-206.
- Henley, N. M. (1995). Body politics revisited: What do we know today? In P. J. Kalbfleisch & M. J. Cody (Eds.), *Gender, power, and communication in human relationships* (pp. 27-61). Hillsdale: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Hyde, J. S. (2005). The gender similarities hypothesis. *American Psychologist*, 60, 581-592.
- Kashy, D. A., & Kenny, D. A. (2000). The analysis of data from dyads and groups. In H. T. Reis & C. M. Judd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psychology* (pp. 451-47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nny, D. A., Kashy, D. A., & Cook, W. L. (2006). *Dyadic data analysis*.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Keltner, D., Gruenfeld, D., & Anderson, C. (2003). Power, approach, and inhib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10, 265-284.
- LaFrance, M., & Henley, N. M. (1994). On oppressing hypotheses: or differences in nonverbal sensitivity revisited. In H. L. Radtke & H. J. Stan (Eds.), *Power/gender: Social relation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p. 287-311). London: Sage.
- Overback, J., & Park, B. (2001). When power does not corrupt: Superior individuation processes among powerful perceiv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 549-565.
- Proverbio, A. M., Matarazzo, S., Brignone, V., Zotto, M., & Zani, A. (2007). Processing valence and intensity of infant expressions: The roles of expertise and gender.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8, 477-485.
- Ridgeway, C. L., & Bourg, C. (2004). Gender as status: An expectation states theory approach. In A. H. Eagly, A. E. Beall & R. J. Sternberg (Eds.), *The psychology of gender* (pp. 217-241).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Rojahn, K., & Willemsen, T. M. (1994). The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and likability of

- gender-role congruent and gender-role incongruent leaders. *Sex Roles*, 30, 109-119.
- Rosenthal, R., & DePaulo, B. M. (1979). Sex differences in accommodation in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In R. Rosenthal (Ed.), *Skill in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pp. 68-103). Cambridge, MA: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 Rosip, J. C., & Hall, J. A. (2004). Knowledge of nonverbal cues, gender, and nonverbal decoding accuracy.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28, 267-286.
- Snodgrass, S. E. (1985). Women's intuition: The effect of subordinate role on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9, 146-155.
- Snodgrass, S. E. (1992). Further effects of role versus gender on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2, 154-158.
- Snodgrass, S. E. (2001). Correlational method for assessing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within dyadic interaction. In J. A. Hall & F. J. Bernieri (Eds.),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Theory and measurement* (pp. 201-218).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Wagner, D. G., & Berger, J. (1997).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task behaviors: Status expectation accounts. *Social Perspectives*, 40, 1-32.
- Wiggins, J. S., Trapnell, P., & Phillips, N. (1988).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nd geo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vised Interpersonal Adjective Scales (IAS-R).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23, 517-530.
- Wong, C.-S., & Law, K. S. (2002). The effects of leader and followe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n performance and attitude: An exploratory study. *Leadership Quarterly*, 13, 243-274.
- Wood, W., & Eagly, A. (2002).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behavior of women and men: Implications for the origin of sex differenc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 699-727.

表 1 本研究假設與實驗結果一覽表

假設	研究發現	結論
無權力者假設： 相較於權力者，無權力者會表現出較佳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	顯著的權力主要效果，無權力者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較高。	支持
權力者假設： 相較於無權力者，權力者會表現出較佳「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已敏感度」	顯著的權力主要效果，權力者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已敏感度」較高。	支持
社會角色假設： 相較於經濟提供者，照顧者應表現出較佳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與「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已敏感度」	均沒有顯著的社會角色主要效果。	不支持

表 2 本研究依變項在各實驗情境中的平均數與信賴區間

	權力差異		社會角色分派		受試者性別		同伴性別	
	權力者	無權力者	照顧者 社會角色	經濟提供者 社會角色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	.11 ^a -0.03 ~ 0.24	.43 ^b 0.31 ~ 0.53	.25 0.12 ~ 0.37	.30 0.17 ~ 0.41	.37 ^b 0.25 ~ 0.48	.18 ^a 0.04 ~ 0.30	.24 0.11 ~ 0.36	.31 0.18 ~ 0.43
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度	.38 ^b 0.26 ~ 0.48	.15 ^a 0.01 ~ 0.27	.29 0.16 ~ 0.40	.24 0.11 ~ 0.37	.24 0.12 ~ 0.36	.29 0.16 ~ 0.41	.27 0.14 ~ 0.39	.26 0.14 ~ 0.38

註：每細格中第一列數字為平均數，第二列數字為信賴區間。不同字母表示兩者之間具有顯著差異 ($p < .05$)。

表 3 「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度」的交互作用：相關係數與信賴區間

	經濟提供者		照顧者	
	權力者	無權力者	權力者	無權力者
受試者性別				
男性	.39 ^a (.15, .59)	.46 ^a (.24, .64)	.09 ^{b,c,d} (-.17, .34)	.49 ^a (.26, .68)
人數	11	11	11	10
女性	-.19 ^c (-.44, .09)	.46 ^a (.22, .65)	.12 ^{c,d} (-.14, .36)	.30 ^{a,b} (.02, .50)
人數	10	10	11	11
同伴性別				
男性	-.04 ^{c,d} (-.30, .23)	.48 ^a (.25, .66)	.19 ^b (-.07, .43)	.29 ^{a,b} (.03, .51)
人數	11	11	11	11
女性	.26 ^b (-.01, .49)	.45 ^a (.20, .64)	.01 ^{d,e} (-.25, .27)	.49 ^a (.24, .67)
人數	10	10	11	10

註：不同字母表示兩者之間具有顯著差異 ($p < .05$)。

表 4 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度的交互作用：相關係數與信賴區間

	經濟提供者		照顧者	
	權力者	無權力者	權力者	無權力者
受試者性別				
男性	.44 ^a (.20, .62)	-.04 ^c (-.30, .22)	.17 ^{b,c} (-.09, .41)	.38 ^{a,b} (.14, .58)
人數	11	10	11	11
女性	.42 ^a (.17, .62)	.13 ^{b,c} (-.14, .38)	.46 ^a (.24, .64)	.11 ^{b,c} (-.16, .35)
人數	10	10	11	11

註：不同字母表示兩者之間具有顯著差異 ($p < .05$)。